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學人：

桂崇基外方內方

(本文插圖刊第8、107、108頁)

●王國璋（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與孫中山情誼甚篤

先師桂崇基，別號公緯，民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五日，生於江西省貴谿縣。桂家乃貴谿望族，其尊翁是一革命先進，故與孫中山情誼甚篤，其堂弟即已故參謀總長桂永清將軍。桂師母是上海人，密歇根大學留學生。桂老師暨師母生前伉儷情深，有兩位男公子，長子體剛，在美任工程師，次子體仁陷大陸，在黑龍江任工程師。開放探親後，體仁於去年初曾來臺探親。桂師於上海淪陷前避難於香港，韓戰爆發後，當時之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接桂老師暨師母到臺定居。

桂師為貴谿縣國代，來臺後為老友東吳大學董事長王寵惠推介至東大政治學系執教，後並為石故校長超庸延請其擔任教務長，且在政大政研所兼課。筆者因選修其講授之社會主義思潮一課，因而得以有幸受業。嗣後筆者赴美留學回國在政大執教，在東吳兼課。六十一年至東吳專任政治學副教授並兼圖書館行政工作兩年，是時桂師已遷至學校宿舍，因而不時晉謁請教。七十二年

筆者第三次回國服務，至中研院美研所擔任研究工作，因桂師寓國父紀念館旁之逸仙大廈，故而不時順道往謁請安聆教；從桂師之口述中得知許多桂師的生平和民國史事。因之，以下記述乃根據桂師之口授，忠實報導，以紀念此一「經師人師」的愛國學人。

桂老師於民國八年在南昌一教會中學畢業後，經上海晉謁孫中山先生後赴美，入俄亥俄州之Ohio Wesleyan大學，於民國十一年獲文學士學位。隨即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學位，於民國十二年完成。然後受聘於紐約市國家行政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擔任經濟研究員，並在紐約市國民黨報負責社務，鼓吹革命。因此，桂師認為中山先生政治思想與方略具創造性與最偉大的部分為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實業計劃，而非三民主義。

西山會議少壯代表

桂師於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返國，在廣州大學（中山大學前身）專任教

授，並兼孫中山的私人諮詢同志，朝夕相聚，故與孫中山家人宋慶齡夫人及公子孫科甚為熟悉。蒙孫中山推薦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之少壯派委員。孫中山先生為規劃北伐後之市政建設，特委任桂師負責市政之研究與規劃，以德國人建設之青島市市政為範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後，桂師代表國民黨中央赴紐約向海外黨部及僑界報告孫中山逝世經過。

民十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聯俄容共之政策後，國共合作。第三國際派駐廣州之顧問鮑羅廷驕縱專橫，而汪、蔣、胡三人又不能合作，國民黨產生反共之右派，以胡漢民為首領。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反共之元老們，在北平西山孫中山停靈處開會，成立西山會議派，首先宣佈反共。不久西山會議派元老們，與桂師等自廣州前往上海之少壯派中委，如黃季陸、馬超俊等，在上海市另成立中央黨部，推桂崇基師為秘書長，因經費困難，桂師在復旦大學執教，並將薪水之節餘捐獻黨部。桂師等西山會議派元老，為求保持國民黨之真面目起見，遂於民國十五年三月廿九日在上海市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至四

月十日閉幕，發表宣言，放棄聯俄容共之政策。

桂師告我：聯俄容共政策，乃因英、美、法、日列強不肯協助孫中山革命建國，在只有第三國際肯幫忙的情況下採行的不得已之策略，但其後遺症則甚大；例如北伐後將黨放在國家之前，稱「黨國」，將黨歌變成國歌，推行一黨專政等等。因此，桂師來臺後，曾請于右任重寫國歌，以免黨國不分，惜右老未完成。而桂師與黃季陸晤面時，桂師亦常與黃辯論「黨國」不分的問題，黃認為中華民國是國民黨締造的，所以應該將黨放在國之前。桂師答稱：那為什麼稱中華民國，而不稱國民黨中國呢？

筆者聞後報告桂師：此所以黃來臺後可以歷任內政、考選及教育三部之部長，而吾師之不能做官也。桂師答曰：我當初以書生報國的單純動機參與革命，加入國民黨，後來發現許多同志之入黨動機複雜，故孫總理逝世後，造成黨的內鬥之不幸局面，良可嘆息。

北伐奠都南京後，桂師任國民黨中委及考試委員，與當時之考試院長戴季陶及國府委員孫科情誼甚篤。十九年中原戰役之內戰剛結束不久，廿年胡漢民任立法院長，因與蔣主席介石意見不合而被扣押於湯山，形成不幸之胡案。當時桂師以剛打完中原戰役，元氣大傷，現在又發生胡案，則兩廣必因而反抗中央，那國民黨如何建國呢？因此親自請求戴季陶及孫科向蔣介石進諫，請其釋放胡漢民，但為戴、孫兩人婉拒。桂師在失望之餘，為表示對胡案之抗議起見，離京赴滬，與桂師母遷居上海租界逃避特務之暗殺。至租界

後兩廣即有反蔣之通電案到，桂師即簽字，所以今日黨史會仍存有是項檔案。胡漢民獲釋後，寄居香港，成立新中國國民黨反蔣，是時九一八事變已發生，桂師又建議胡漢民：「大敵當前，宜相忍為國。」請其放棄組黨反蔣。桂師告我：「他與胡漢民只有黨的關係，而無私人關係，直至今日，他仍然認為蔣介石扣胡漢民是不對的。」

胡案發生後，桂師遷居上海租界，抗戰八年他在困苦中依然避難於租界。汪精衛組織偽政府之始，曾派其機要秘書往謁桂師，請其出山協助，為桂師拒絕。桂師請其轉告汪精衛：「中華民國尚未亡國，為何發計開呢？汪先生即令反蔣，也不宜在日本人的勢力範圍之內反蔣。」並請其將上意轉告，請汪精衛好自為之。

為東吳學院爭改制

桂師來臺後，除身為資深國代外，廿多年一直在東吳大學講授政治學及西洋政治思想史。五十七年九月五日東吳大學石校長突然棄世，董事長堅請桂師接任校長。接任後，經桂師之再三交涉，教育部聞振興部長始批准東吳法學院改為大學。桂師擔任校長一年後請辭讓賢，改任名譽校長，仍在政治學系講授西洋政治思想史。七十一年筆者自加拿大回國參加國建會，接聘在東吳大學任客座教授一年，是時桂師已不授課，正式退休。桂師母於六十五年病逝後，桂師即遷出學校宿舍，在國父紀念館旁之逸仙大廈購一公寓獨住，並雇一工讀生料理其生活。每日必至公園散步，入紀念館瞻仰中山先生的塑像，以釋往日追隨

左右之思念。

對國民黨特有看法

七十二年秋季東吳音樂系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創系音樂晚會，筆者陪桂師參加，走廊上懸掛許多黨國先烈及元老的遺像，大多數桂師皆認識，並順告筆者：「現在見過總理的人不多了；國民黨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下失去大陸，不僅蔣先生的歷史地位發生了問題，國民黨若不能反攻大陸；誠如居正生前告我：『若我們國民黨不能反攻並統一中國，則在中國歷史上的紀錄，將只有一頁而已！』」上述談話，足以反映桂師來臺後之心情。桂師在國民黨內屬胡漢民派，但因其為人乃一謙謙君子，故來臺後與CC系之余井塘及胡健中兩位先生私交甚篤。桂師告我：CC派之少數領袖人物，亦對國民黨今日之偏安，持上述的看法。

民國七十一年筆者在東吳客座教授，其間桂師在美國經商的友人——戴潤生願每年捐出一萬美金，請桂師為其在臺設清寒優秀獎學金，桂師以東吳大學學生，多為中南部農家清寒子弟，故將戴氏獎學金設於東吳，每名每年一萬元。但桂師在申請辦法中規定：申請者除清寒優秀外，中英文成績亦須甲等以上，三、四年級生無中英文成績者，申請時須參加中英文測驗甄選。此一規定之由來，乃因當年他與石超庸主持東吳校政時之辦學政策：東吳為一文、法、商科大學，學生畢業後，英文一定要能閱讀書刊，中文一定要能寫作，如此始能治學或從事專業工作。故東吳

大學國英文皆為必修，且原則上教科書用英文本，增進學生的英文閱讀能力。石、桂兩位校長之此一辦學特色，可謂用心良苦。惜今日此一優良之傳統，在東吳大學也未能認真繼續維持下去。

傷心子孫洋味十足

筆者於民國七十二年八月應中研院聘，由東吳轉至中研院美研所服務，與先母遷居南港中研院宿舍。是時桂師請一位謝太太樹蟬女士管家，並將她收為養女，謝太太待奉他亦至孝。其間桂師曾由謝太太陪同親赴南港舍間拜訪先母，並贈送水餃，故桂師對我厚愛有加，良深感激。七十五年夏桂師由謝太太陪同赴香港與大陸之次子體仁夫婦會晤後，決定將終生之儲蓄五百萬元臺幣捐出，命筆者及其受業門生數人，在臺灣各大學設立僑生優秀清寒獎學金，以示追思當年華僑贊助革命之意。筆者認為桂師之用意甚好，惟執行不易，原因有三：一、清寒之標準不易定；二、各校僑生成績之考核不一，且各校獎學金申請之期限亦不同；三、每年之審查不勝其繁。因之建議桂師將此款捐助東吳大學。桂師亦甚表同意，並另立遺囑，在其百年之後，由筆者及師大高旭輝教授共同主持，將其居住之公寓出售後，再捐助東吳大學三百萬元。當時筆者曾建議：桂師是否留些錢給在大陸之孫子及孫女出國留學之用。桂師告我：此事他已考慮過，不作此準備了；因為在美國的孫子及孫女皆變成洋人，且娶或嫁洋人，令他傷感！然後流着淚告我：「去香港時已面告在大陸之次子，將來讓子女在國內好好受

教育，不要送出國留學，如此我革命愛國一生，尚有子孫在中國落戶生根！」老人愛國之赤誠，令人感動不已！

桂師自民國廿年國民政府發生不幸之胡案後，即不再過問政治，專心在京滬各大學執教，且獨與政大及東吳兩校關係密切。因此七十五年多他說：「我已將後事交代了！在政大教書多年，退休後曾至政大政研所做過一系列演講；與國民黨的關係，我已在一九七〇年海牙 Martinus Nijhoff 書局出版的拙著英文「國共鬥爭史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 1922-1949)」一書中作了交代；與東吳大學的關係，向教育部交涉，將復校改制為大學批准，現又將畢生的儲蓄及書捐贈東吳，故死可瞑目矣！」上述之種種足可反映桂師之高風亮節，與一般不能堅持原則之政客不同，是一位「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學人」。

孔是小偷宋是強盜

七十四年春桂師囑我借閱中研院近史所有有關戴季陶的文存，經查典藏，僅有戴季陶秘書陳天錫編著之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及文存各一冊，借出後送請桂師閱讀，他閱後至感老友戴先生的紀錄太少；並談及戴先生有一位女公子，來臺後離婚，赴美嫁一舊金山幫會僑選國代，後又離婚嫁一洋人，現已不知下落。桂師言後熱淚奪眶而出，並稱：他那時實在無力幫助她，否則就把她帶回臺北來了；親情冷暖，她兄弟戴安國也不管她。此亦反映桂師與戴季陶先生情誼之深也。同時

筆者曾建議中研院近史所張玉法所長派同仁訪問桂先生，建立民國口授歷史檔案。張所長寫一專函，並派該所陳存恭及呂芳上兩位負責口授歷史的先生晉謁桂先生，惜為桂師婉謝，但交給他們一本他剪貼搜集的民國史料，內中含有許多他的批註，請近史所保存，並盼他們閱後發現問題再訪問他。惜口述歷史組業務範圍有限，筆者此一建議未能成功。七十四年夏筆者赴北美休假探眷，桂師要我帶英文的宋氏王朝及中文李宗仁回憶錄各一冊回來呈閱，我答應他可帶英文宋氏王朝，但怕機場檢查，故不敢帶李宗仁回憶錄。秋天帶回宋氏王朝的英文本面呈桂師，數週他讀完後告我：本書百分之六十以上可以相信屬實，我與孔宋甚熟，他們一生的財政行為，我的結論是：「孔祥熙是小偷，宋子文是強盜。」次年黨外候選人將李宗仁回憶錄在臺印行並銷售，桂師吩咐其養女代購一冊，讀後告我：「德隣的回憶錄沒有說假話，平實可信。」桂師一生述而不作，生平僅中文著作三本：政治學原理（廿二年商務版），政治學（五十四年正中版），政治思想之問題與趨勢（五十九年商務版），及前述之英文國共鬥爭史一本。

預言政治思想變化

蒙桂師面贈其著作的後兩本，但上述四本書我皆讀過，筆者認為以政治思想之問題及趨勢一書，言簡意賅，且富啟發性，茲引該書三十二頁之一大段如下：

總之，到了二十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的明確界線已經很難劃分了。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係同出一源，即物品的勞動價值說。資本主義認為物品的價值係由個人勞動所創造，所以財產應歸於私人所有。社會主義認為物品的價值係由勞動階級，或全社會之力所創造，所以財產應歸於勞動階級，或全社會所有。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為物的價值而分歧，今又為人的價值而逐漸趨於滙合了。

作者曩昔曾乘輪船經過江西之鄱陽湖，眼見湖水中央幾若一線劃分兩種顏色，一為深黃色，一為淺黃色，歎為奇觀。原來揚子江的水湧進鄱陽湖，而江水因係暴漲關係，挾泥沙以俱下，是以有此景象。實則江水與湖水已在暗流中互相衝擊，互相混合。故舟行數分鐘後，湖水又復為一色了。此一色之中，有江水的顏色，也有湖水的顏色，不過不能辨認了。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母乃類此。惟社會現象與化學現象不同，只能言其趨勢，不能明確指出究需多少時間，始可完全滙合，以有人的因素摻雜其間，而人的因素是很難捉摸的。

惟有一點可以斷言的，就是資本主義所強調的是個人自由，而社會主義所強調的是經濟平等，一旦個人自由與經濟平等同時實現，即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完全滙合之期。可能麼？相信是可能的，因為人類富有高等智慧，終會知道如何改善自己環境的。

看看今日俄國及東歐共產國家的自由民主化與資本主義化，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化

，如英國及加拿大，不就證明上面引述的桂師見解的高明嗎？同憶桂師面贈是書時告我：「百年之內，政治思想的變化，不會超過我的見解。」信哉斯言！

哲人其萎音容宛在

同憶前年春節，筆者趨府拜年，桂師告我：「民國十三、四年在廣州的革命同志，在臺者僅剩下我與陳立夫兩人了。我是孫先生左右的人，立夫是蔣先生的機要秘書，真是不堪回首！」言下不勝感慨系之！又回憶十八年前筆者在雙溪東吳大學宿舍查調密大校友桂師母請安，當時桂師不在家，師母告我：「你老師外方內方，不能搞政治。」三年前筆者將師母的話報告桂師，老

人家說：「此話批評中肯，知我者莫如你師母了。」綜觀桂師一生，可謂革命愛國，堅持原則，合則從政，不合則教書，退而作育英才，其貢獻並不一定較從政遜色也。

民國七十九學年度，筆者休假一年在北美洲訪問研究。十月間接東吳大學校長楊其銓兄越洋電話，驚悉桂師於十月三日病逝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年九十一歲；遺囑不公祭，僅在榮總舉行一簡單隆重的教會告別式，然後與桂師母合葬於陽明山公墓。聞後熱淚奪眶而出，傷感哲人其萎！八十年元月筆者返國開會宣讀論文，藉機於元月卅一日與東吳楊校長一起赴陽明山桂老師暨師母墓前祭禱，以表追思與感懷。謹書此文，以誌景仰崇佩之情於萬一。八十年二月十日於中研院

聖文
叢書

戴笠新傳

費雲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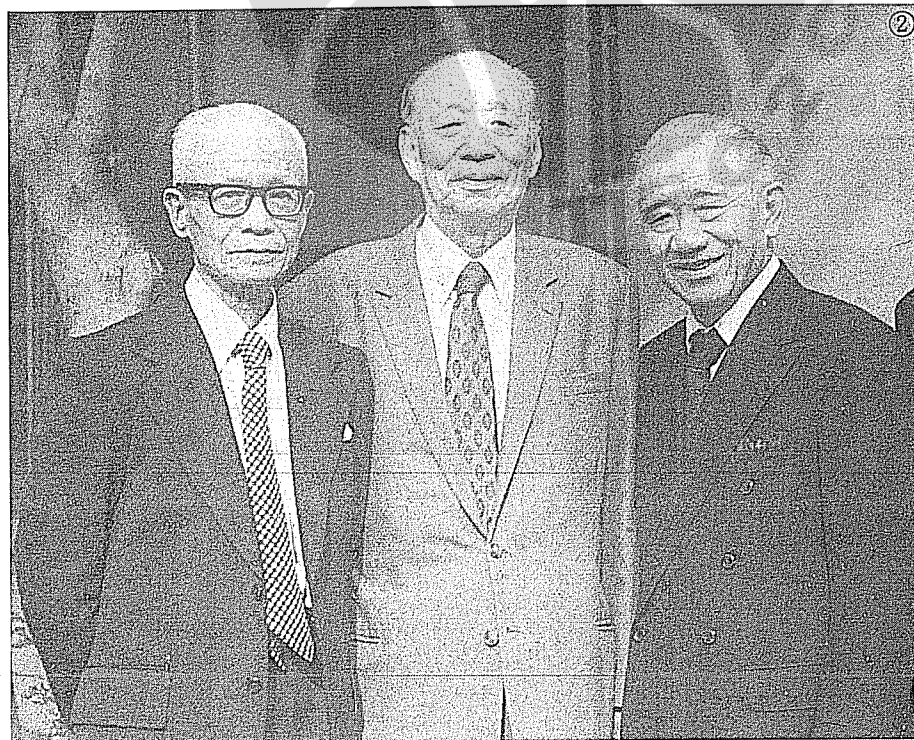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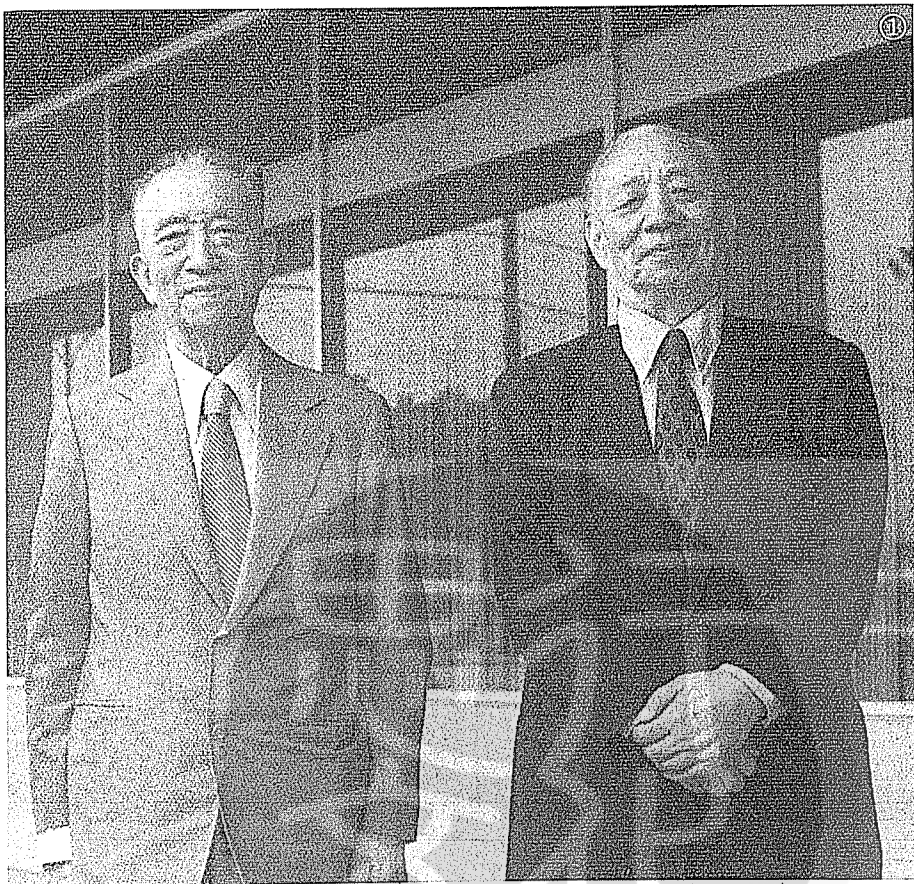
全一冊定價貳佰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要目：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③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④戴笠與雷鳴遠⑤戴笠與現代警察⑥戴笠與鄭介民⑦戴笠鋤奸記⑧戴笠與毛人鳳⑨戴笠的幾個戰場⑩戴笠軼事⑪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珍貴圖照數十張，四百餘頁，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精裝三百元，聖文書局出版，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王國璋「桂崇基外方內方」插圖（文見103頁）

① 桂崇基教授（右）與余井塘資政（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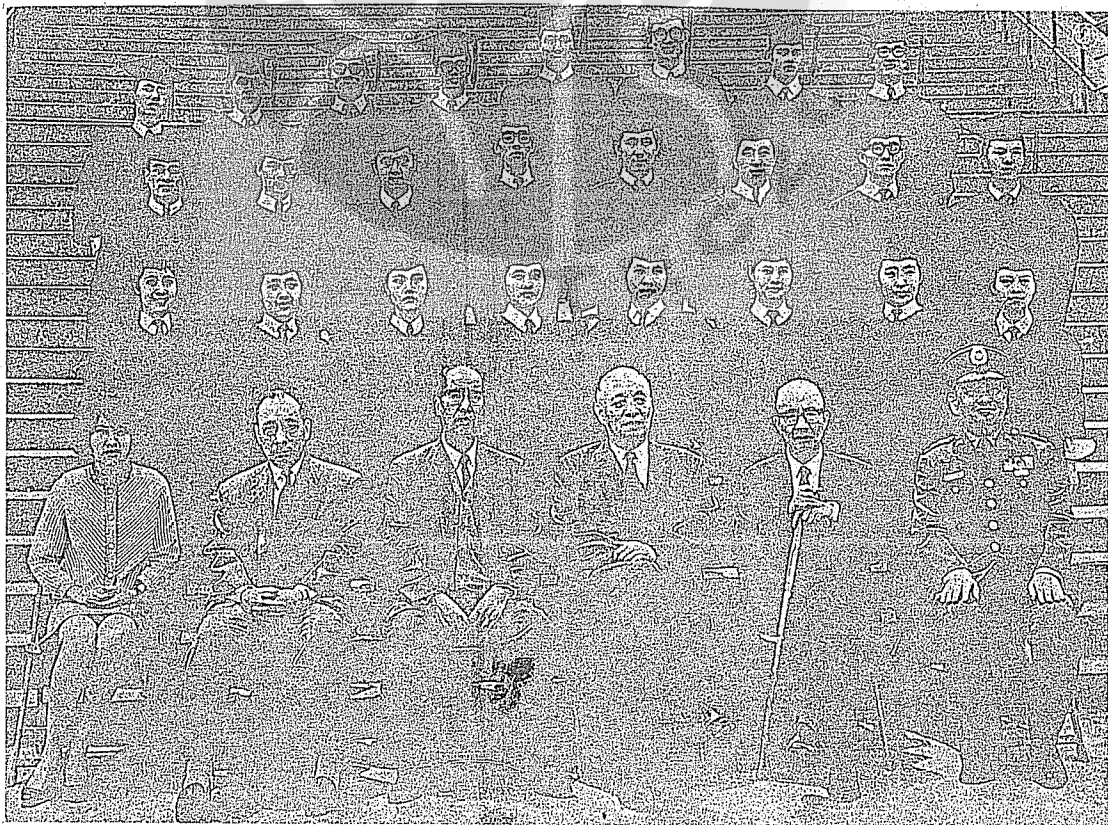
② 右起：端木愷、桂崇基、許紹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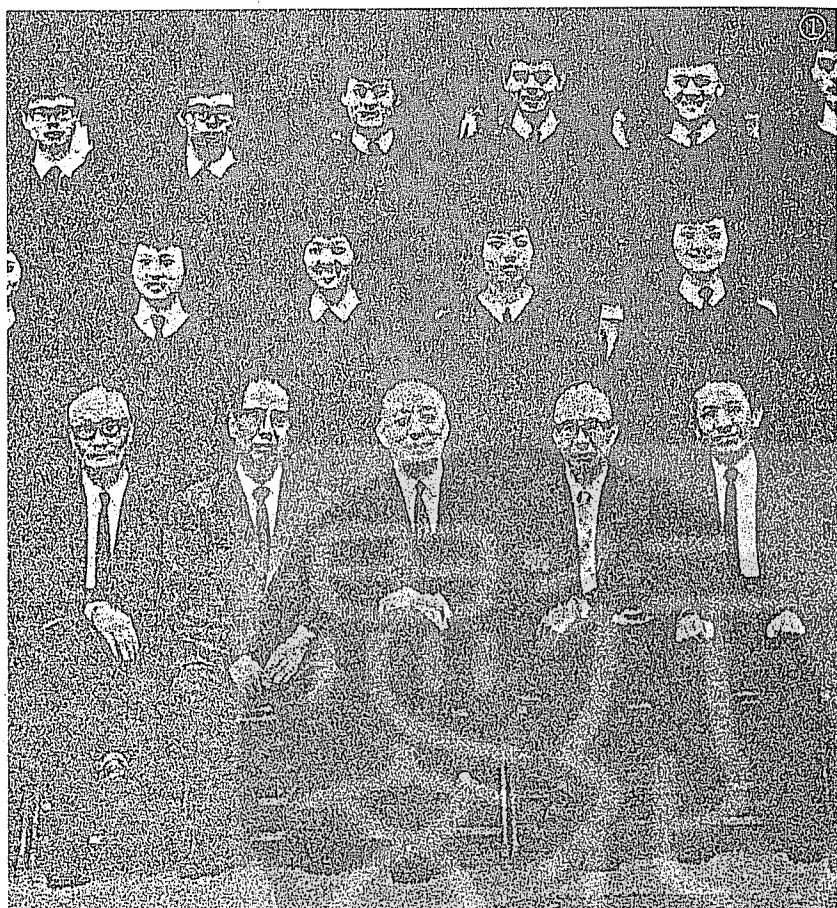




① 桂崇基（前排中）與東吳大學一九六九年外文系畢業同學合影。

② 桂崇基（前排右三）與東大一九六九年政治系畢業同學合影。





① 桂崇基（前排中）與東吳大學五十七年中文系A班畢業同學合影。

② 桂崇基（前排中）與東大五十七年中文系B班畢業同學合影。

